雲溪居士集

二

民不識不知靈承上帝混夷夏以懷保達神人而協和
四海驩心盡傾馳於兹日千齡景貿咸頌祝於昌期臣
屬奉恩輝叨分漕事撫三湘而地遠仰雙闕以天遥漢
殿稱觴莫綴鵷鴻之列堯封獻祝第傾葵藿之誠

代湖南監司賀正表

臣某言伏以璿璣端始玉律回春行夏正以示人協漢
儀而獻歲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克
明俊德率由舊章能持盈而守成善繼志而述事惟聲

可享幽有格於鬼神常善不遺明克成於人物肇因月正丕御治朝享萬國之歡心備三元之慶禮琛珍在列知聲教之無方圖籍盈庭見幅員之旣庶臣叨分使節限守官聯莫陪鵷列之趨徒効嵩呼之祝臣無任

又

臣某言伏以歲月更端乾坤交泰備漢儀而講禮磬禹跡以來王臣某誠驩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正位居中體元建極邁文聲而繼志揚武烈而增華神化

積久之歲時曾無可書之名實夤緣論薦叅預詳延密
奉威顏愧乏高明之論親承溫詔猥叨訓獎之私遂以
早平驟階識擢掌分部司府二卿雖任使之屢更卒涓
埃之無補將命北狄僅逃虧辱之尤承乏都司未著彌
綸之效罔孚士論果致人言忝冒既多投遠是分敢謂
斗筲之器尚塵符竹之權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
臨乾坤容覆灼見隱幽之遠不遺纖介之微念此空疎
嘗加策勵付之郡寄俾懋官成臣敢不勤撫吏民祗宣

詔令究心戮力外式典彛顧後瞻前内滋明知俯免曠
瘝之責仰酬生育之恩

代湖南諸監司奏乞故知兖州程博文致仕恩
澤表

臣某等言臣等伏見故朝請郎新差知兖州程博文志
力精敏篤於公家知無不為至有成績在熙寜間先帝
脩明法度王安石薦其才首當條例司選任裁處牛羊
司利害經畫綱紀草絶冗費先帝知其可用後因開封

府闕推官遂擢任之由是歷兵部郎中太府司農少卿權大理卿周旋省寺二十餘年頗著勞效昨因使事北廷在路遇疾比及湖南服勤二年失於治養近蒙恩差知兗州行次江寧府遂以不救道路之間不及以時致仕雖嘗於江寧府附奏陳乞一日之後即至捐館有礙奏薦恩澤欲望朝廷察其平昔宣力最多以其生前嘗曾陳請雖已身亡特賜指揮許令奏薦臣等知其本末令茲奉使在其前所治部故敢冒昧奏聞臣無任

漳州謝賜政和三年紀元曆日表

臣鎮言伏以書成歷正知天道之有常賜及海隅見帝猷之無外拜恩既渥撫己知榮臣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恭惟皇帝陛下日月並明乾坤合德履三元而端始協五紀以明時視民無內外之殊與物盡阜成之利臣叨逢聖日權奉郡條夙夜頒宣敢失彝倫之叙雨暘時若庶來蕃廡之休仰奉宸慈俯熙遠俗臣無任

策問 六首

覲羣后之儀同乃制作一乃度數覽觀風俗之變而考察治忽之故慶以旌善削以黜幽有政有事載在方册諸君考古之制度今之宜孰在所因孰在所革幸詳言之有司將以獻焉

問漢宣孝元王伯之道優劣異效

問昔湯居亳地方不過七十里德茂於內淑聞四馳天下望之若雲霓之在旱歲遂及其身享有大寶傳五六百載其遺統餘緒微而不絕武丁因之朝諸侯有天下

猶運之掌周文王之治岐也亦百里之國端本正始載於閨門德教道化遠漸江漢雖大勳未集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紹興克承丕烈後世厲王失道天下板蕩幽王荒廢褒姒滅之然而德澤之美風俗善人心者猶未卒斬故風雅之變尚知止乎禮義民之允懷未能弭忘子孫相承復五百餘年然後已何其懋哉五伯桓公以元侯之重據十二之地挾王室以令諸侯周旋數十年而功名止乎九合刼辱於曹沫見欺於陶塗智力之

強盛年有所不伸寧足以傳無窮而庇嗣續乎王伯之道優劣異效甚矣漢宣帝持雜伯之說鄙成周之政元帝言之憤然不以為是其為論駁矣考之前史宣帝之起實繼昭帝強明俊發漢道復興為政之效優於文景孝元承中宗之後尊儒重道有意乎商周之為卒之優柔縱弛綱紀弗振漢之衰微乃自此始王伯之效何其悖於昔耶諸君試詳言之庶有以質前世之事

問列爵經界五刑

問帝王之道盡於堯舜天下之法備於成周是故仲尼祖述二帝而憲章文武恭惟朝廷深明先聖之微旨體堯舜之達道修文武之良法以幸天下縣熙豐以來至於茲三十餘年顯謨承烈有繼述而無遺美是故分曹設官六卿之典也保甲隸武卒伍之政也農田水利溝洫之制也歲考月試庠序之教也居養以厚無告漏澤以及淵泉皆岐鎬之所行王政之先務罔不畢舉難徧以一二數茲可謂千載一時大有為之世矣武成曰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此三者四代所共由三王之不改王者之政莫大於此今廟堂之上將議之不輕爲之有序神明之用藏於妙微不驟以示於人歟抑古今異宜通變不一師其心不膠其跡矜其治不矜其同一代之制等其名實自足以比隆前王貽訓後世歟此承學之士所

知也諸君詳言之毋隱

問井田肉刑封建

問昔者三王相承而起質文迭用或損或益不相沿襲至於建侯世守井地肉刑雖封域異制助徹殊號刑罰輕重與世升降而三者大法未嘗易也聖人之法有盛有衰必至之理豈夏商之季百度皆弊而此獨未壞哉必其法盡善而百世不可改也楊子雲曰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夫魯人什二而孔子有盍徹之談秦

人罷侯而漢世有狐立之戒孝文用鞭笞代刀鋸而當時議者已謂名為輕刑而實重之由是以觀先王之法此殆不可變已何新室為王田而天下怨叛東漢議肉刑而孔融異詞貞觀復世封而鄭公不然豈復之者未得其道耶殆議者不達先王之法耶今國家蔑視漢唐苟簡之政無小無大必師成周顧此三者法之大要為今之務在所宜講諸君究明其術蓋有日矣試述先王之時所以用之得其利漢唐之世所以復之非其道若

孔融肉刑之議鄭公封建之論皆一時之偉人必有可觀其悉陳之毋有所畧有司將以獻焉

問宅都

問葢聞堯有冀方舜都蒲阪禹宅安邑成湯居亳咸因起兵之地體國經野以統諸夏至於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業然後占星測景考天地之中作洛邑以會諸侯俾朝覲貢賦四方遠近道里均一當風雨之所會得陰陽之所和極制作之美以盡帝王之能事考之前世未

之有聞施之方來無以或加何則集累聖而大成監二代以損益人文帝制於是乎備故也恭惟朝廷繼志述事敦古善今法無遠而不陳物雖微而有制刑政具舉禮樂修明郁郁乎成周之隆也營洛之盛宜復見於今日況藝祖之豐沛章聖所駐蹕關河自若城闕孔修生齒繁滋田疇墾闢儻六飛順動翠華時巡三朝令辰臨御太極以觀羣后玉帛在列圖籍充庭一人高拱以宅中四海駿奔而面內遂前人之美意觀乃聖之景光豈

不偉哉諸君承樂育之德久矣盍考周之典度今之宜
增新補遺務適其中以俟上帝之採擇焉

問鹽鐵

問鹽鐵之材民並用之其來久矣自管氏銖量寸計而
齊用富强後之言利者必以為稱首由西漢以來或弛
或禁不常其法而經制之方未盡善美弛之則利歸豪
右威去公朝而下有朐邴吳濞之强權之則民失其利
器多苦窳而上有卜式仲舒之議然則山海之藏必在

所禁而弘羊之術未易推行今國家制鹽之法既致其詳天下奉行為效已久而治鐵之利尚在所畧議者謂其材可以上佐大農之調度下通百姓之器用宜有制作以究其利此治古之所當行而當世之所宜講者也然謀安宅者務厚下談王道者賤霸圖利雖足以富國而術未便於百姓者主上之所不為功雖足以葢世而道或詭於先王者朝廷之所不取為今之議必取散之而上不失權利之重收之而下無受其敝者然後可以

稱興造之意而在所行也諸君講前世已行之事考當今時措之宜熟矣何施而可以與於此乎葢三王之盛時所以馭山海之利者宜有良法可考而行管子以來興利之士計議之臣其所以措置施設之方辯析利害之說多矣必有當否在所去取幸詳言之

元豐元年五月望日會稽華某題

温州永嘉鹽場頤軒記

余元祐丙寅五月來監永嘉郡之鹽場秋海風大至發倉庾館舍二年三月始得請於郡俾繕完之因以其餘治廳事之南舊屋三楹爲小軒既成名之曰頤用易頤養之義也其屋南向背接廬室卑不至於下濕而壓茨足以待風雨門闈洞達疏牕虚明夏多好風冬有愛日有以養其天和左挾巨海羣山西來帶以飛泉縈以磴

道翠光紫霧潮汐之聲日在觀聽有以養其徳性官無二事而復一歲出納不過五六萬僻在閑冷賓客罕至居暇日得優游於方策攷前世治亂興亡之本觀先民出處去就之槩察鬼神變化之妙稽禮樂法度之制有以養其道術月給之秩日給之廩仰充甘脆俯庇妻子隨所多寡有以養其家人環蒔芳樹閒以怪石因坎而為池菱蓮生焉春華秋英赤白遞發緑篠媚水碧蘆繞藩鳴鳩晴呼倉庚曉語清籟四起時如竽笙有以養其

耳目鱻鱗香稻濁醪黃鷄無待城市山木之實水草之滋終歲不乏有以養其口體懷才抱術須時而行者此焉可以整轡放情雲壑不辭小官者此焉可以自適世路多奇資禄以生者此焉可以糊口力困浩穰斷斷自守者此焉可以卒歲彼致養之實雖殊而為名則一故揭其名而題之若其實則居者隨所取而得矣暇日設平榻其中列琴書於左右開黃卷接聖賢之雅言叩朱絃得太古之淳音倦則起而徘徊於庭散髮曳履濶視

廣聽挹山海之勝酌風月之秀攬朝華之流芳弄漪漣之游鱗杳然自放於埃壒之外曾不知歲月云邁齒髮將改跡與世疏情與世濶因述為名之意并以其所值書之斯言也雖不可陳於經世之君子前儻乎野人俯仰之間疑若未有所愧元祐丁卯中元日雲溪山客記

道州録事廳適齋記

元祐壬申歲余來為營道郡督郵越明年冬十月葺舍館之西頹廡設戶牖以為室既成目之為適齋客有

務得無已終年戚戚以憂庶氏農圃也食其力僅免其凍餒不羡涯分之外終年熙熙以遊若吾子之所謂則髙位厚禄金珠華屋為可適而卑官薄廪蓽圭之門青緑之品為不可適吾恐特未定也吾之所謂適者適於已之謂也非適人之所適也人之所適者物也物不足則有時而不適已之所適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則已無入而不適世之道不足者視名位禄養車服室宇之麗切切然以為已之所宜保而不得去玆其樂也乃

所以為苦斆人之所惡夫犴獄牢縶者謂其錮縶而不可去也今貴富之人無道以處之而累於物則高位厚禄華服美宇曽何異犴獄牢縶錮縶之地耶至於欣捧一檄折腰斗升所養在中浩然自得者曽不知卑飛之為勞數粒之為薄搶榆椌地時止時行則其憂也乃所以為樂斆物之所貴乎春臺太牢者謂其賞心饜腹也今微賤之士有道以自居而忘於其所貴則卑官薄廩圭蓽之門青緑之品曽何異於春臺太牢饜賞之所耶

若然則世之所謂適者果在已不在物而吾之為適齋
不妄言畢容慚而退

高郵縣尉廳芭蕉軒記

昔有東南野叟旅寓於大江之陽長淮之陰居室戶南北方數步治平如砥一物不載惟植芭蕉柔芳藂生清陰密合或朝陽未升夕照俄景啜菽既飫塵紛不起時則策杖曳履逍遙乎其下伊洛豪士過而見之踵門而告野叟曰噫嘻乎叟之為人何鄙陋褊迫之甚耶且人

生而耳好和聲目悅美色口甘珍味體便安佚天之性也今叟既不構沉水之材列山藻之飾塗丹於楹粉椒於壁以為廣居便其四支又不能水窮海物陸捜山珍前列方丈庖遺萬金以為飲食養其氣體嶰谷昭華雲和綠綺綿駒韓娥回波激楚不在左右娛樂其耳今有隙地數步何不取百金於洛浦遷餘容於溱洧培以膏壤甃以翠珉繚以丹楹覆以紺綸青陽欲暮煦日遲遲柳綿盡而綠陰重黃鳥囀而巧言徵於是時也奇葩閶

士從善如流而漸摩易入也理疎而柔若不能立而修幹特起高出牆屋葉廣而薄宜易以敝而夏日流金扶疎自若花凝甘露味超楚醴體溢芳津稠於蘭膏可以鑠癰疣之釁蓋如雲之鬒淮夷象齒賦滋而色漬隋侯夜光塵凝而彩晦得其津而澤則潔素晶熒若蚌胎新剖象齦初脫齊紈魯縞吳越之綾膚受而不潔焚其苗而滌之則色邁春雲光亂秋月猶始離於杼軸則芭蕉之為物非特本支昂昂出乎其類而且有善可述材適

斯言而説之因目其齋為芭蕉軒記其言於壁云

越州修住宅靈籤記

予卜居會稽山陰之東均里九年當紹聖戊寅歲西鄰嚴氏弗安其居來貿於予家五月二十有七日除闢牆垣合以為一工有鋤者得竹筒於始斸之下漆塗如新筆畫無缺就而閲之則道家施真君第七籤其詞曰鬱爾紫雲興便來覆我家勿憂門不盛致之五馬車籤雖人為非俗居所有世所崇奉不應置之土中適在始事

茲邦人多歷年所是歲春暘為沴農圃望雲奉議郎知縣事呂希復親禱祠下應如所期歲用登稔上之留府祈達於朝庶沾王靈以荅神貺方剡奏牘會逢詔書封章既聞遂獲俞旨太常初以顯應進擬特沐綸言更錫茲號鴻名懿實當而無遺六年乙酉自正月不雨至於三月承議郎知縣事華某周視境內靡不致虔惟饗公之旦悠然四作焚幣之際如絲載霏凝陰不舒三日而雨霑足之貺敏於影響見者聞者起敬起愛罔不思報

序二首

送新江東提舉常平張朝散序

某啓伏審提舉朝散光膺明命就易使臺伏惟驩慶某甞謂野人有百畝之地歲時鹵莽以爲食終日無事而耄稚有饑色芟夷芸耔蓄泄浸漑盡地之力而取之雖雜然經營奴隷告勤終歲充給而上下欣適夫百畝之地未多夫一家之用至鮮不加意則乏匱一致力則有餘天下大物也邦國至計也惡有漫不顧省而能保安

之遠其流坦坦桂之楫兮蘭舟錦為席兮濟中流鉦鼓
疊疊兮旌旗靡靡蛟龍之遠兮鵷鷺之邇

方時發尚書索至序

按方時發尚書名數索至
序畧曰此編舊出於賢闕
又曰余自潮歸隱溫舊書惟此編江廣罕得其
傳由是載加考訂付之剞劂鎮此序亦云比閱
賢闕諸公取書中應該名數者夷考意指名曰
索至則是書非時發所著特經時發重訂而刻
之耳然鎮亦云謹鏤諸版以遺同志而不言及
時發或鎮與時發同任鐫刻之事抑時發已刻
於前鎮復為重梓耶是書著録于菉竹堂書目
題曰無名氏經義考云未見蓋亦不傳矣謹附
志於
此

五經皆聖人之言獨書所載者帝王之事渾渾而全灝灝而明噩噩而察虞夏商周所以垂訓幾無餘蘊後世學者持書以道事之說遂謂書不過語語不過事爲知事本于道道散于事謂之事者無非道也嘗試稽五十八篇若二典若禹貢若洪範雖史筆紀出治之事今求其極是數篇蓋天地陰陽之妙道德性命之賾尤所難知童心罔覺白首紛如類多有之其餘謨訓誥命言皆詣理理皆寓數苟非研精究微斷以遠識孰能即倫類

而通其義乎比閱賢關諸公雞窓之下取書中應該名數者夷考意指綴緝事證目曰索至余觀其析理摘要辯疑釋惑平日所以用心固非淺學之比况又採黃卷之至言取時儒之成說旁搜遠紹具載無遺即此以求書之事即事以求書之道豈不猶操刀以經肯綮大觚將見迎刃而觧矣謹鏤諸板以遺同志庶資討論之益云

引一首

雲房引

太虛之中有物焉萃天一之精為正北方之氣觸堅石貫鷲瀾出乎喬嶽之層巔通川之涇隈以上薄乎無窮而行無盡昔之人視其油然而作也即其容而強為名曰雲雲之異者有粲然發青紫之華凝空千呂以表其人而動殊俗者也有離枝比葉如金如玉重輕濃淡近類烟霧而為世瑞應者也行乎四時周乎旦夕呼吸萬變彌覆紘野混合天宇同為一色挾應龍擁雷風飛雪

變交至而況於人乎況於有心乎余在蒼梧多雲物其態朝暮見既累月會新舍館之西頹廡户牖之以為房引其說而為名元祐癸酉十月望日

題後 一首

題鄭石二詩後

鄭都官石學士二集得之治平甲辰歲越十有七年至元豐庚申以糊力解脱因加裝標遂并為一帙又二十有二年建中靖國改元之初歲在辛巳再綴緝之二公

雖皆長于詩者然而格調非類第以編簡不廣懼有散失故以相附耳中元日會稽華安仁題

說 三首

命諸子名字說

按鎮子有初平初成二人又有季壬見鎮元豐六年季壬生詩而此說列克明克從克勤克儉四子之名而不及初平初成季壬疑其說當為他人作然原本直題曰命諸子或平成壬之外復有此四子抑四子之中有平成壬原名後復更名耶均無所考附識於此

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克明峻德者道之所先也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人倫能從五典之教然後不失其倫矣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然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勤於財者不若勤于道也董子曰儉非聖人之中制故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儉固美矣然聖人之所寧也克明可字之以彥先克從可字之以彥倫克勤可字之以彥道克儉可字之以彥寧

研說

世言丁晉公嗜奇玩而善蒐致思得端溪石硯取朝士之博雅者上為守將延之館第燕語周密與之論研石材盡出所藏以示之守已愕眙歎其精絕公曰此常材不足錄顧因使君獲彼奇寶黃金五十以為市致之資守受辭而行駭不知所出至郡盡集研工俾道其聞閱百餘輩皆碌碌常談無足采者最後一老匠逡巡不言若有所待引而叩之乃曰研石之美衆工言之詳矣使君猶以為未必得子石而後可然子石奇材也未易驟

猛者莫如寬寬猛仁義之用皆先王之道然濟寬以猛者或弊於刻核救猛以寬者或弊於縱弛何則制法在君而行法在臣者人主固知弊之所在而寬猛時用各有攸趣矣推行之吏意或不然近臣希望風旨遠方迎合朝廷郡縣趨向監統上下風靡彌遠彌甚勑法則洗垢索瘢慎罰則輕釋有罪理財則錐刀必取厚下則國用不慮問其縱弛則曰朝廷方務寬厚問其刻核則曰朝廷方務謹嚴不知謹嚴不在于刻核寬厚不在於縱

載之間流風遺韵緜緜不絶是後幾三百年得先生而不顯于世先生姓趙氏名萬宗字仲淵會稽山隂人也少惇敏錢忠懿器之入朝欲與之俱以親老辭不行既長博極書傳負經濟之術用進士應詔籍春官氏資素蕭散涉世故淡如也家累千金委季氏一切不問壯嵗築室居南鎮右瞰平湖前挹秦望蕙帳素几以居畜一鶴號丹砂引以為侶足跡不及于高門鼓琴讀書怡然自適者三十餘年祥符中詔舉遺逸郡守兵部外郎康

哉薦之曰趙萬宗年六十二潔而能峻直哉惟和雜居丘園之中獨得鄉曲之譽論其德行則可以訓俗富其文辭則可以教人而能息心榮禄委跡衡茅若招以弓旌賁之束帛非止懦夫立素抑亦廉士歸風知而不舉則臣獲蔽善之譏舉而無徵則臣負欺天之咎既被名則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求與赤松子遊因獻跋鼇傳以自見有詔即其家賜羽服後十餘年而終家君先生之外孫也逮事之家君言先生神宇秀徹識度夷曠終

日凝淡若嬰兒真方外之士然取舍去就之際則確乎有不可奪者善八分草隸書通俞扁之術或辟穀導氣嘗為詩曰斗懸金印心難動屏列春山眼暫開豈其志也歟所謂跛鼈傳者其旨大抵言古先帝王自堯舜以來至于五代所以理亂興亡之迹終設問以自喻謂能言之而莫之致猶跛鼈然故以名其書觀其書始直有意于世天命不相卷以自收殆非山林枯槁繫而不食者也嗟乎造物者之于物也或始厚而終薄或始薄而

終厚果有情也耶果無情也耶其于先生也與之以其道與之以其時似也然不使之秉其時載其道于天下卒以窮居終又何薄耶故殆直而推之曲而任之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耶昔荀卿有言登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賀公以宮賔之貴由禁闥歸故鄉是以當時稱其賢後世高其風華藻芬芳熏灼宇宙彌久彌著先生之地異于賀公顧德實嗣之而名不彰是知潜德幽光委翳于下猶良玉在

璞縣驥倚輈非遇高明之士惡能自致于青雲哉先生之亡未六十年邦人長老尚及見之猶能道其畧然系緒弗續鄉評寖遠將無以表于後世故論次之庶幾先生之名靡或云亡會稽之士素風不墜元祐元年正月日會稽華某傳

題趙先生傳後 附録

傅崧卿

華偃民出其先大夫所撰趙先生傳示崧卿先生名萬宗字仲淵當五季之亂生會稽弱冠為錢忠懿王

嘗踰州里之閾而所致彌裕華屋大開鮮車美服飲甘
茹珍便習在馭于以養老長幼俯仰皆得而為越之富
室子孫詵詵進止成列壯強司產幼茂服儒博帶峩冠
左右就養長者車轍時及其户燕有完美幾二十年葢
其所以致之亦必有道昔先王釐天下之民為四付以
分職弗怠弗越皆足以要羨盈而底豐裕後世維馭縱
弛人散而殉其私情者狃於宴安不克自利以失其時
利夸者好大喜遠不恬分守以喪其本資故家有而饒

足者稀不勞而久固者鮮君其得先民之遺風能自力而恬守者歟黄氏世有達人若憲之識量香之篤行覇之吏事祖之雄才稱載前史咸有遠過於人者君豈其苗裔耶何不學而德性之懿近古也紹聖三年歲在丙子十二月初四日庚申君以疾卒于家期年之日甲申葬于會稽縣五雲鄉之漁義嶼旣得卜其孫察狀君之裔事來蘄銘君之長子與余僚亞也故爲之銘曰雲山之麓雲溪之源有吉宅兆良士攸安在君成家弗後弗

雲溪居士集卷三十

宋 華鎮 撰

祭文十五首

代高郵縣祭先師兖國公文二首

先聖之道著如日星萬世莫不尊親者豈惟其道之高明抑亦諸子輔佑之功也見而知之有功于先聖者莫如公聞而知之有功于先聖者莫醇如孟子荀況揚雄韓愈皆宗師之國家求善不倦紀功無遺推存及亡遠

今之德澤某躬賫綸綍祇薦几筵上嚴天子之休下適邦人之願惟公振揚精爽膺受龍光等天地之久長為民社之依賴尚饗

新安罷任辭廟文

某往被宸綸來司邑事百里之內二年于茲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私門綏靖公府清夷不愆于期以禮受代皆神之賜為德甚隆今叙裝在途離邑有日敢嚴薄禮祇詣靈祠式謝乃休并告其去尚饗

代高郵縣祈雨祭諸廟文

惟神旱乾水溢天實為之雖有良農無所致力欽惟明神克殄時患高郵下澤水田萬井踰月不雨溝塍皆涸吏民嗸嗸赴愬無地惟神降靈邑有祠宇歆此血食豈忘我民敢致恪恭仰徯降格時霈甘雨俾民有秋尚饗

代高郵縣祈雨祭齋淵聖公文

惟公今以時雨愆期水泉涸竭仲夏之月農功弗施境有明神敢怠精禱惟公昔在周末一匡天下尊隆王室

今茲小邑廟貌所在一雨之賜寧或惜之敢罄乃誠仰俟靈貺尚饗

代高郵縣祈晴祭東嶽文

某永惟三農之功下資政事上恃雨暘不愆不謬乃克有成某自被命來尹茲邑農之政事不敢不勉今麥田告成霖潦為沴縣令之力無所致巧惟用乃誠祈于明神冀回時暘俾民有秋惟神奠位東方尊冠五帝乃神迺聖與天齊功雨暘之權實在掌握謹與僚吏躬欵靈

惟王每歲上春興土功備水潦簡書所載令之職也今兹興事奉修故實惟神宅靈重淵當此漕路河防保固黙賴神休役事之初祗欵祠宇庶格靈貺相我功夫尚饗

代淮南運使到任謁諸廟文

某肅將王命來總計臺視事云初敬修有典備儀物以雖菲欵祠宇以惟寅仰冀明神黙歆精意尚饗

祭高郵縣中書孫舍人文

惟靈甚昔初任在公之里時公燕閒識公眉宇淡然往還相與如水南北一別寒暑八遷門闌邈矣音問缺然幾至相忘如江湖間甚進選曹公在西掖見公言貌不異疇昔矜甚蹭蹬勞公剪拂伊何人斯不厚分義熟視其困忍不見譽公鄙其為形於辭氣朝堂之上慷慨與言俾其心愧拱手汗顏倉黃出力為之羽翰乃知大人惟義惟忠然否之際疎戚不容矯然持操古之遺風巖巖太山介如其守干將鏌鋣不可矯揉姸媸必分寧晦

曾非白首之所量顧良樂之在馭兮將覲要津之騰驤何白雲之難期兮奄言還乎帝鄉鼓鳴鐸於江臯兮抗丹旐於歸艎惟效職之有地兮悵靈輀之莫將奠酒之約雖無兮徐雞之禮所當引慨歎於北風兮託菲薄於椒漿尚饗

袋初成謹書 按寶慶會稽續志鎮子初平登大觀三年第爲太常博士靖康初卒此稱紹興十三年云云以年考之距初平之死十有八年矣是初成乃初平之弟而鎮之少子也

乾隆御覽之寶